



雲谷卧餘

卷十四目錄

秦臣諫伐晉

庾信詩非古韻

朱子十二禽詩

汪伯玉文

汪伯玉詩

荀彧

宗真宗天書

蘓秦嫂

王莽

慕少艾解

泰山秦碑

泰山頂

女儒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雲谷卧餘卷十四

古欵張習孔著

秦臣諫伐晉

秦伐晉諫者甚多然皆言晉不當伐耳從未言宜遣材武重臣督諸將分道迭出以責其成惟沙門道安引端而未暢苻融慮及腹心之變至切當矣然亦不言命將責成居重馭輕之道乃以知足知止之迂論而過喜功好大之雄心宜其不入矣使

秦廷之臣能以勾吳肆楚之說贊苻堅秦既安而
晉則殆矣而諸臣無及此者豈非天哉

庾信詩非古韻

楊升庵謂古詩有用古韻者引庾信喜晴應詔詩
云御辨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栢梁騃四馬高陵馳
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闕息洛浦
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園蒲
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

論年天子萬益以巽寸悶叶建獻萬爲古韻也且
云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羣書而不引此何也予
謂升庵悞矣此出沈約韻十四願部今皆用之獨
傳字出入耳非古韻也韻補不及此政以其與今
無異而不必引耳而轉爲才老病耶予亦有均州
望武當山一首漢江何迅疾瓠水高屋建浮浮發
鄖陽湍激勢微遜萑蒲新茁水一色綿綠嫩傷舷
騁長眺青黛天影混辨視漸清晰列嶂接雲頓岬

嶠狀態殊森矗逞昂健問人名武當玄帝昔修遯
上有黃金宮經費浩千萬紫霄及天柱孤迥絕塵
全神光燈夜炳天樂花畫獻帝靈昭祀典顯赫著
懲勸梯航紛籲禱響應如執券鐵組網懸崖攀曳
苦不怨慕勝來甸荒競利走負販曩吾聞茲山朝
謁積真願乃今奉 王綸淹泊稟 國憲西向肅
瞻拜耿耿注方寸彷彿聆鸞吹香雲歛蒸噴此亦
用十四願韻非古韻也

朱子十二禽詩

朱文公理學大儒不屑爲世俗文字然游戲點染
間亦不乏其作十二禽詩云夜聞空篔簹饑鼠曉
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
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
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
鷓鴣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豬肉

汪伯玉文

左司馬汪公伯玉宏才宿學稱一代哲匠當時與

李于鱗王元美輩稱七才子七子之先有李空同

李本寧論之曰北地李空同不讀唐以後書不采

唐以後事為記事文則合為他文不必合也歷下

李于鱗攀龍語不作漢以後字不失漢以前而鉤棘澁

吻不必合也弇州王元美篇或有累句句或有累

字不必合也北地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

能長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弇

州以才騁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克棟微

傷率耳汪新安之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

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

綜之也當時之評騰如此司馬好以古語况近事

言簡而意備尤為獨到吾常比太函弇州文而衡

絜之覺本寧之言未為河漢兩集之文浩不可舉

姑較其篇目之同者如泛太湖游洞庭記兩公皆

有然蒼穉隋夷之別一目迥然識者當自知之或

亦不河漢吾言也

汪伯玉詩

汪司馬以文名世其詩僅什一耳古體固非所長若五言排律蒼秀典確字字精絕而次第脉絡起止結構卽千古作者當推獨步茲錄其一篇以問世如壽陳丈人八十韻白岳官群帝黃山窟列仙地靈箕頰闕星紀斗牛躔俾彼人文絢由來祖德玄三王騰迭致八世祚彌延瓜瓞深滋蔓松蘿吉

屢遷儒宗標赤幟吾道倚朱絃西鄙傳經老南州佐郡賢父兄俱挺出夫子更騰騫襁褓經城邑提携辨市廛言歸陳孺社甫及項佗年玉樹春纔茁金莖露始涓家承貽燕緒世受獲麟編博士堪批頰諸生敢比肩自矜千里駿久待九方歎河內圖初出關中火未然百家囊盡括四壁磬長懸和氏闍難叩愚公海易填遙通巴路竿薄采楚江荃病已盲猶視刑餘腐獨全兩京容跋扈千古賴陶甄

盛壯潘安去窮奇阮籍偏亮非推轂後疑是結繩
前齊瑟工何益隋珠暗莫捐鷄鷓那饗魯騏驥不
臨燕已割滄洲地寧談碣石天無媒通狗監有客
識龍淵王勃名俱起江淹賦並傳相將辭鼓篋次
弟謝旌旃李賀脩辭詭汪倫學步專先登程獨力
後進赴重趼比耦交相角分門各自妍中侯須爾
命樹羽竟誰摹倡和同聲廢存亡異代憐斷輪其
老矣墜戶誓終焉媵節陶元亮英聲魯仲連居人
占出處縣令奉周旋憲老書惇史尊賓肆法筵詎
能從縛節急爲解徽纏志在戈迴舍功收繙及泉
文章神自合豪傑禮相先倚杖衡門僻紆車負郭
駢王孫辭左轄方叔釋中權壯志慚王粲平生慰
服虔論交勞倒屣得意契忘筌擬托庚桑里同吟
梁父篇通家齊世及接席儼姻媿客御元方長賓
興季子先太丘星復聚萬石澤仍縣往者家多梗
蕭然屋數椽一身枯若鮒八口望猶孺澤雉神

逾王潛龍卧益堅華顛俄種種坦腹信便便真隱
耽巢許神遊侶俚佻佳豆羹充并日斗閣勝凌烟呂
覽金爭購秦封石待鐫但知流水調不索買碑錢
賭墅紆安石移居卜稚川層軒都爽塏列鼎御方
鮮食舊惟攻苦從新肯慕羶故吾終脫落之子任
聯翩大耋顏應駐高秋髮欲宣棘津登八十瀛海
實三千隱几烏皮上褰闥鶴髮邊白榆星在野朱
草石爲田秩秩簪時盍鱗鱗戶日闐雕梁歌宛轉
彩服舞蹠躑痛飲空浮蟻雄飛競站鳶杯行賓辟
易饌出子擎拳北海尊重設東山辰再穿孤亭翻
白苧羣峭擁青蓮舞下高雲鶴歌連深樹蟬未須
窮窈窕聊復弄潺湲水淨纓斯濯風微纜不牽接
離還自倒紉佩更須擊聽曲遊魚出迎墻倦鳥還
夙諳耆舊傳宛在孝廉船矍鑠懽心極優游樂事
竣祇應乘列禦何啻挾彭錢襄野徑行近箕疇嚮
用純一躋方丈室笑殺辟支禪

伯玉卽事詩

汪司馬有卽事一題凡三十二韻典飭更勝前篇
不知所指詳篇中語似傷尚書胡公宗憲蓋胡公
廓清海徼保障七省卒中諤死當時鈎黨事急故
詩隱其辭所謂祇應甘瓠落慎勿及株連是也詩
錄如後島夷千斤堠漢將護樓船國難疇能定軍
聲庶已傳虛懷收上策長揖入中權傾座才華迥
分庭禮數全塵披徐孺榻醴設穆生筵決策羣疑
後紆籌百勝先伏戎徒尚詐料敵必摧堅一鼓鯨
鯢盡重關虎豹闔編氓歸衽席甲士罷戈鋌功擬
麒麟並恩來驃騎偏冠軍才間出遇王契無前馬
革身難老娥眉寵易遷鑠金那自免投杼竟誰憐
北闕存寬假南山絕忿愬側身被袒褐延頸受徽
纒對簿孤臣急藏弓萬事捐游魂翔舊國哀輓赴
新阡衆口仍憑怒天心詎好還無人藏玉椀有詔
沒圭田賓客歛長往妻孥正倒懸祇須甘瓠落慎

勿及株連宿草經霜露生芻阻澗灑霑衣傷九地
伏枕閱三年鐵馬功難掩金鷄罪未蠲望空滄海
日淚滿漸江天宰樹延陵劔猗蘭大澤篇故鄉嗟
逝矣空谷聽跽然骨豈留騷衷魂應化杜鵑山河
俱慘淡風雨忽潺湲想像扶桑外躊躇落木邊壯
心衝白髮俠氣薄黃泉伊昔論交態于今覺爾賢

荀彧

荀彧動以漢祖擬曹操且久參機密操之不臣彧
實與焉乃于諸將議九錫殊禮轉欲立異以博名
高非其情矣東漢尚節義餘風未泯故彧旣內參
佐命之功猶欲外竊貞潔之譽且狃于恩倖謂操
必能諒其素而不意其竟不悅也嘗病飲藥安知
非庸醫殺人家人借題飾說以成其高乎司馬公
過稱之宜後來諸論之不服也

宋真宗天書

宋真宗得天書當時君臣相欺侈爲祥瑞其書詞

宜傳播中外矣此必異才精思所構雖非天言必有妙理何以今世失傳耶

蘓秦嫂

蘓秦嫂日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此姬大輕薄當面罵人何秦猶不覺而顧以勢位富厚自侈耶

王莽

後世言篡逆之臣輒曰莽操懿溫予按莽之篡與諸人同莽之行與諸人異莽失在篡立後紛更乖

張以致亂耳若北面之日勲澤謙慎有非後人所能及者嘗考之劉向盡忠宗國每上書譏刺王氏言多痛切向卒後莽舉向子歆宗室有才行累遷光祿大夫貴幸略無宿憾每受爵賞無不涕泣固讓且請立諸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未常有意剪劉氏也平帝當選后博采列侯適子女在長安者莽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從之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曰

數千人咸言不宜獨廢公女莽遣長史以下分部
曉止諸人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
莽女後人以莽爲矯以上書之衆爲諂然莽女九
歲爲后十歲平帝崩傳稱其婉嫵有節操痛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甫十八莽敬悼哀傷欲其
改節乃飾貴公子將醫問疾以銜之后大怒鞭笞
其侍御卽發病不肯起則后固貞淑賢女也建立
豈曰不宜而乃惡上書者之諂乎頌莽讓德者前

後凡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七人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此豈可以倖致哉觀莽辭安漢公表至誠
惻怛語意深悵非勉強也曹丕辭漢禪雖反覆再
四累數千言其驕矜文飾浮於言表誠中形外安
可掩也班史謂莽風益州令塞外夷獻白雉以爲
瑞應夫白雉豈可風而得耶莽祚弗延故漢史醜
詆之耳使其有成豈不可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乎若武庚能中興史書所以詆周武者又當何

如也甚矣世好以成敗論人也曹丕司馬炎劉裕
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覺楊堅李淵朱溫
趙匡胤其得國與莽同而獨以莽爲詬厲且弁其
始節而棄之恐非公平之論也雖然子貢亦曰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成敗論人自古爲然矣

慕少艾解

宋程文簡公大昌吾郡休寧人也釋孟子曰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

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爲少好之女
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
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
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
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
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
射之少艾當爲刈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
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卽刈也懲

艾云者懲絕之也詩曰疇乃錢鏹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此之爲艾亦衰減之意也此說最當人鮮知者畧載於此

泰山秦碑

順治癸巳季春予校士泰安于役之暇偕僚屬登泰山絕巔觀秦皇碑刻時雖風日清朗然苔蘚斑駁艱於辨識隸人梯高以布濡微水拭之使均突兩色觀其篆畫奇古于峻健中不乏生動騫翥之勢洵奇觀也語句間有剝落弗完道士藏有錄本始覩全文與太史公所記稍別恐傳錄有悞再校碑字皆合蓋太史公未親見秦碑故不無小同異也史云親巡遠方碑云親憐遠黎史云大義休明垂於後世碑云大義著明陞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作體順史云施於

後嗣碑作昆嗣且文皆四字句乃知史五字六字句之悞山之形勝景物志書及諸名記備矣故不復及

泰山頂

碧霞宮雖在泰山之顛然後有所展非絕頂也予從宮左捨身崖攀援而上至最高處有小室周垣四空無倚視日觀尚在杖底庭中央數石墳起如聚指高二三尺此泰山頂也予手摩數匝作歌紀

之罡風窳窳萬壑寒步虛縹緲聞吹鸞周垣斗絕俯無地嶙峋一柱中天觀網緼元炁翕以抱獨見孤清日杲杲巨靈植臂不握拳五指駢撐劃晴昊我來磅礴趺其顛手摩厥頂傳真詮大古未留至人記七十二君皆徒然青青千里了齊魯不辨烟霞矧塵土坐待片月生如輪平揖天人漱玄腑

女儒

前秦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儒學宋氏以

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
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紀典
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而受勿
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石虎徙
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
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壽壽養護之逞時
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
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

秦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
遺缺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
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
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
是就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
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按自古無女

雲谷卧餘
十五
儒宋氏學行如此豈在高堂伏勝下乎使爲男子
雖俎豆千秋可也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五目錄

陸賈

慕容令

王猛

漢得天下之功

圖事重根本

慕容垂

雲谷卧餘
宋祖飾大度

俗語之譌

樂府

韓會

周禮奔者不禁

月建九宮

十字平聲

韓愈注論語

雲谷卧餘卷十五 終

雲谷卧餘卷十五

古歛張習孔著

陸賈

陸賈事漢高帝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日乃翁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
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
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張子曰祚漢者賈也
功豈在三傑下乎世稱漢儒率首董仲舒吾謂當
以賈爲第一仲舒在文景時已重文學賈當秦坑
焚漢嫚罵儒術廢熄之世獨能守湯武仁義之說
以動人主視仲舒爲尤難也

慕容令

慕容垂奔燕是爲無策擅霸王之才而無下人之
志仕無釁之國而處嫌疑之地非遘變故惟有殺
身而止耳然奔秦非垂始計迫於追者耳始垂子
令說垂逃龍城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
以自保垂善其計而出此第一高策惜不及行耳
然追騎之迫以慕容麟之告變也麟爲垂子令豈
能防變生骨肉非謀之不臧也孟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吾於令亦云然

王猛

王猛史稱其賢比於諸葛吾觀鄧羗傳羗將徐成失期當斬羗請賞猛不可羗固請曰成羗之部將也願與成效戰以贖猛固弗許羗怒勒兵將以相攻猛始釋成時燕兵甚盛猛畏之勉羗力戰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以爲憂猛意斬之許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召羗羗寢

不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成大破燕軍夫徐成勇將鄧羗力請貸死立功自贖於情法未大失也猛乃堅悞不聽迨羗以強劫始弭耳順之謂軍法何至於勅敵當前羗復乘危要君猛爲大帥而不能制命皆前之應務失宜所致也一事數失猛之負職多矣史顧從而嘉之何以立是非之準乎

漢得天下之功

漢得天下有大功者三皆關乎成敗之機非攻城略地等也始項羽願與沛公皆入關懷王諸老將曰羽爲人剽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獨沛公素寬大可遣懷王卒遣沛公此大功一也及沛公西上過宛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圍宛未下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

宛連城數十乘城堅守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從其說引兵西無不下者此大功二也漢王至洛陽董公遮說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使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於是爲義帝發喪卒滅項羽此大功三也後漢

高置酒洛陽南宮與諸將論所以有天下之故歸
功三傑而不及此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殆類是
乎

圖事重根本

東坡志林云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
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終不可議田
宅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
田宅者也張子曰此言豈徒守成當知卽創業者

成敗亦視此矣石勒謀臣張賓說勒曰天下鼎沸
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
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耶
耶襄國趙之舊都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
四出兼弱攻昧則王業可圖矣勒深然之終成霸
業李密說楊玄感者三其上策雖奇而徼倖猶是
懸命於天至其中策乃謂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
宜率衆輕賫鼓行西入國兵雖還失其襟帶據險

臨之攻當必克此萬全計也而玄感不從卒致狼
狽予觀楚漢之際漢有關中爲根本卽不無勝負
於元氣無傷項羽東西奔逐處四戰之地雖勝不
寧一至蹉跌遂無依據此楚漢之所以成敗也李
密斬須陀破長恭襲迴洛燒天津橋一時之盛雖
未及項羽而勢頗相類乃其敗也正與羽同當其
勝時柴孝和說之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
亡漢高都之而霸宜令裴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
口明公親簡精銳西入長安旣克京邑業固兵強
長驅峭函傳檄指撝天下可定此卽密說玄感之
計也密非不知爲上策乃以諸將出於群盜已去
必各競僨事計不果行蓋翟讓尚存密固不能無
後慮非智於玄感而愚於自謀也古今以來攻守
大致不外是矣予故因坡語而推論之

慕容垂

苻堅滅燕秦固燕仇也但慕容垂先旣委質主臣

之分定矣堅之待垂恩踰父子知己之感垂當何如報一旦艷心富貴乘人之危舉莫大之恩而負之一隅獗張蕩析轉徙雖草竊二十年而疆宇未一正朔不歸後世稱爲賊耳垂何汲汲於是而棄骨肉於刀俎委信義於土芥畧不之顧而唯富貴之是圖卒之子孫夷滅殆盡何如積善度晦身名泰而後嗣久長也使垂能佐堅於敗亡之後保境息民身爲宰衡輔以仁義而堅賢主也自能悔禍不出此而甘蹈獸行垂真匹夫哉

宋祖飾大度

史載宋太祖欲察群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

圖之微行愈數日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張子曰甚矣宋祖言之不衷也旣日有天命者任
爲不禁又有必微行察人情向背乎內則汲汲而
飾爲大度徒爲有識咲爾

俗語之訛

俗語亦有訛字如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
寒夫饑可也寒豈不生疾乎余意寒當是汗字蓋
汗與安皆在十四寒韻後世方作去聲耳又云騎
駿馬使痴奴駿當是鈍蓋鈍馬痴奴取其易于制
馭無泛駕跋扈患耳訛鈍爲駿亦是傳悞

樂府

古今人所作樂府如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
酒等篇其目皆出於漢饒歌此曲列於鼓吹多序
戰陣之事本朝廷治軍振旅所用非詞家詩題也

目凡二十二

一朱鷺二思悲翁三艾如張四上之
回五雍離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將

進酒九君馬黃十上陵十一有所思十二雉子班
十三聖人出十四芳樹十五上邪十六臨高臺十

七遠如期十八石留十九務成二十
玄雲二十一黃爵行二十二鈞竿
曹魏改漢十

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代漢功德若改朱鷺為楚之

平改艾如張為獲呂布等是也
改朱鷺為楚之平
改思悲翁為戰榮

陽改艾如張為獲呂布改上之回為克官渡改雍
離為舊邦改戰城南為定武功改巫山高為屠柳

城改上陵為平南荆改將進酒為平關中改有所
思為應帝期改芳樹為邕熙改上邪為太和其餘

並同
舊名 餘十篇皆仍舊目孫吳亦使帝昭制十二曲

名以述功德若改朱鷺為炎精缺改巫山高為關

背德等是也
改朱鷺為炎精缺改思悲翁為漢之
季改艾如張為攄武師改上之回為

烏林改雍離為秋風改戰城南為克皖城改巫山

高為關背德改上陵為通荊州改將進酒為章洪

德改有所思為順歷數改芳樹為承天命
十二曲

外亦用舊名不改晉武受禪令傅玄製二十二篇

述代魏功德則改漢二十一惟末篇鈞竿仍踵舊

名
改朱鷺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改艾如
張為征遼東改上之回為宣輔改雍離為時

運多難改巫山高為平王衡改上陵為文王統百

揆改將進酒為因時運改有所思為惟庸蜀改芳

樹為天序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改君馬黃為金
靈運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改聖人出為仲春振

旅改臨高臺為夏苗田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改
石留為順天道改務成為唐堯改黃爵行為伯益

釣竿依
舊名

今晉書所載諸詞具在使無取於朱鷺思
悲翁等制則竟稱爲靈之祥宜受命可也何以必
曰改朱鷺爲靈之祥改思悲翁爲宜受命乎魏承
漢卽曰改漢可也晉去漢遠矣何不曰改楚之平
爲靈之祥而晉史必遵用漢目由此觀之漢曲二
十二篇每篇當各有格調如今之詞曲牌名一定
而不可移者故魏晉雖變其詞而仍就其格故曰
改某爲某也若然則所謂將進酒上之回者其格

調久下徒存其篇首之字後人摹仿而爲之所爲
捫籥爲日者耳漢書所載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
十九章詳其聲韻氣格雖未必果有科律然謂竟
無所準修短豐殺任意所爲亦未敢謂然也杜子
美詩才雄富韓退之學識淵博而皆不作此題亦
曰吾斯之未能信耳李太白有戰城南將進酒上
之回等篇此外作者更多吾不知於古制果協否
也脫無所合則何不自攄胸臆何必擬此以欺後

世而誣古人哉太白以近體而蒙古題不問而知其絕遠近代王元美有擬漢郊祀歌二十首擬饒歌十八首則依其字句而比擬之無不胥肖蓋亦慮有如予之前說也其用心可謂勤矣揆諸前代稍爲近之總之樂府題實爲後生藏拙地所謂盡工不盡犬馬而盡鬼魅知此道者不作可也

韓會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返六朝靡弱之習時人

怪詭謗議數起予考柳鎮墓碑陰先友記愈兄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按退之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祭十二郎文亦云夫會以文高致謗想其佶屈聲牙者有在退之先矣然則退之文章傑出千古豈非得之家學之傳哉退之名若山斗而會無聞并其遺文鮮有存者非子厚之稱許勒之碑碣亦孰知退之前有能文之兄乎士之淹沒而不彰者多

矣予故表而出之

周禮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侵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旣亂而爲之所也其日令者媒氏令之也旣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墻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書之遷塋嫁殤且禁之而於挑達淫冶之私反爲之導引豈理也哉以意逆志雖無明徵君子以理斷之可也

月建九宮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楊升菴載之于丹鉛錄以洛書九位爲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又考唐會要曰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大陰艮土白天英星太乙離火紫而皆未詳言其故今曆家于每月之下列此九宮予久未明其由一

日細推之乃悟此文王八卦方位也其曰三綠四碧升菴與乾鑿度良悞當是三碧四綠法以黑赤白紫黃白綠碧白爲始以黃居中而上列黑紫綠下列三白赤居右脇碧居左脇以碧爲東方震洛書爲左三所謂天衡星軒轅也綠爲東南巽洛書爲四肩所謂天輔星招搖也由是而以紫爲南方離洛書爲戴九黑爲東南坤洛書爲二肩赤爲西方兌洛書爲右七白爲西北乾洛書爲六足白爲

雲谷圖會
北方坎洛書為履一白為東北艮洛書為八足天

星則如會要所記由是而變之則以黑白此為坎白紫

白此為艮白赤白此為乾白黃綠碧為序如正月為黑者二

月則為白坎三月為紫四月為白艮五月為赤也

以至八月綠九月赤十月又為黑周而復始循環

無端律家謂之飛九宮其實不知何用也以月建

六十甲子論七十五年為花甲十五週而九宮則

一百周復與月建會細觀亦無甚奧義且中黃無

與八宮錯飛之理不過天官家為此以紀數耳

十字平聲

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

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

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

年感遇詩楊升菴日前人讀十字多作平聲予觀

文文山詩日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聶政心雖

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相由

來假收拾太乙光則拾字亦作平聲矣

韓愈注論語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寔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今韓集有順宗寔錄而注論語不傳嘗考聽雨紀談吳郡都穆著自言其家藏古本韓文有之解六十而耳順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宰予晝寢謂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

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謂直乃寔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謂言當作音三嗅而作謂嗅當作鳴鴉之鴉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謂死當作先浴乎沂謂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謂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謂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二也謂時當作待鄉愿德之賊謂鄉愿當作內柔予謂以上諸說惟浴作沿少有意餘皆穿鑿不通甚矣曾

謂退之而爲是乎且四科十哲等語庸陋不類韓
筆其爲僞託固無疑特不解是穆自爲之抑見罔
於他人也

雲谷卧餘卷十五終

雲谷卧餘

卷十六目錄

貂勃

韓愈曹植

王莽傳

劉昭續後漢志

莊辛幸臣論

賈誼

張孟談

張儀說韓文疑僞

戰國策文多僞

古今人心同智

譚忠智本宗策

唐世縱囚事

溫泉寒火

韓文上宰相書

三代社木

元元

落酥

馬援薏苡之寃

五行衰絕字

擬古詩

雲谷卧餘卷十六終

雲谷卧餘卷十六

古歛張習孔著

貂勃

貂勃嘗毀田單單為酒召而問之勃曰跖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吠非其主也單曰敬聞命明日薦於王而任之王有所幸九人中傷單勃力言單之功終勸王殺九人而單以安世皆以勃為賢張子曰貂勃以田單非其主故吠之然則誰為勃主者

乎齊固有王則主勃者王也主有狗不以之吠盜
顧以吠豕督何用此狗爲哉單旣嚼以利又從單
而搖尾勃誠狗之不若矣如謂勃先所主者九人
之屬後乃從而推刃焉則碎磔勃以飼狗狗將不
食也

韓愈曹植

韓退之訓子讀書城南旣勉之以力學中乃曰一
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日不見三公後饒寒出

無驢是從富貴起見也曹操好方外之士招致甘
始左慈却儉之流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爲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
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
口是徒欲其父爲嗜慾之人耳卽安見四者之養
有以勝於彼氏也人情至愛莫過父子愛之而不
以道是所謂小人姑息者也植不足責何退之於
父子之際亦惓惓于是歟

王莽傳

後漢班昭傳言班固著漢書止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是此外皆孟堅筆矣乃王莽傳蕪蔓卑弱非但不類孟堅卽大家亦不爲此也如曰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孫建爲牙爪又如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旣滿又實畏漢宗室云云此與小說演義何異乎意漢書非止大家踵

成表志恐列傳亦多後代續記也如元后傳五侯群弟子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此等語皆非東京筆意予考梁劉昭補後漢書序云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豈班傳未終有馬氏續成之歟今不可考已

劉昭續後漢志

范曄在獄與諸生侄書曰旣造後漢欲徧作諸志

前漢所有志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
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
是後漢書未有十志也洪景盧曰劉昭注補志三
十卷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
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
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
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代
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予按宋景祐元年
詔余靖詳定後漢書序中云范曄益集諸家作十
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刻
令劉昭者補成之則昭梁人也梁書自有劉昭傳
景盧于史無所不讀顧未知此

莊辛幸臣論

莊辛幸臣論見兔顧犬之喻今古以爲格言末曰
君王馳騁於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
知夫穰侯方受命秦王填崑塞之內而投已乎崑

塞之外其言止此襄王聞之既色變震懼矣然終不問所以圖天下國家之事而徒賞之以爵與地所謂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也何取夫能懼然辛亦徒受爵土無復籌策以弭穰侯之禍則所言顧犬補牢者安在也

賈誼

東坡謂賈生立談之頃遽欲爲人痛哭流涕跡交淺言深之戒非也君臣之義非可以淺深言也市

井草莽之臣衷激時事尚異一旦得瞻天日悉陳所見安有已服朝廷爵秩屢被寵眷顧隱忍觀望不盡吐其情哉况文帝元年以賈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至六年乃上治安策已非立談之頃矣先此前席之商至宵分不輟交已非淺矣有君如此尚忍不爲之痛哭流涕哉故謂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是以不能用文帝當也謂其不宜痛哭流涕者非也誼爲梁太傅梁王墜馬

死以爲已奉職無狀亦自傷死此區區小信固君子所不由然其意念淡懇不肯澳恣悠汎于世以自安卒至于死而已殆亦古義士仁人者流歟王介甫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何爲蓋悲賈生之志矣

張孟談

戰國高士人知魯連爲第一而不知張孟談趙當

危急時孟談獨以一身周旋其間內盡籌略外揆敵情更無二人也洎夫解國難定霸圖功烈無與比而一旦浩然決去至其所以去者又非同塵垢富貴以爲名高其言曰五霸之所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名顯權重故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此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臣主之權均而能美未之有是孟談之去非止自爲計實所以安國家也出陶朱赤松上矣退耕三年五

國欲謀趙襄子復往見之孟談聞命卽出絕無推
避并使其妻若子分走楚韓魏齊而列國之謀寢
其視一往不返烟霞沉錮者又何若故吾嘗謂戰
國人品當以孟談爲首云

張儀說韓文疑僞

戰國策載張儀說韓王曰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之與山東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

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
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于烏卵之
上必無幸矣觀儀夸秦輕韓之言不遜甚矣雖賤
夫曲士不能甘之矧萬乘之前乎儀號能言豈無
婉曲入情之論而鹵莽唐突至此至其要歸不過
欲韓攻楚耳韓何至自請爲郡縣而築帝宮稱東
藩而効宜陽也疑此皆好事者以意撰造非盡當
日之本文矣

戰國策文多僞

予嘗疑戰國策文多僞如鄭疆欲害張儀於秦故於儀之遣使於楚也疆屬楚留其使而自僞爲楚使使秦謂儀以上庸地致楚故來受地於是秦王怒張儀走夫楚使豈可僞爲禮儀文告一失其節情卽敗矣秦王雄主張儀智士豈不能察其奸而遽怒遽走耶此與公孫開使人僞爲田忌之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欲圖大事因捕卜者驗於王前而走田忌同一小兒之見齊王前能信章子非闔王也豈可以兒戲罔乎

古今人心同智

韓使周逐其臣向晉周成恢爲晉謂魏王曰晉雖逐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諾之成恢因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是魏有向晉於周而王失之也豈如由韓反之哉韓王曰善因請復之國策於此

等皆若以爲竒計吾觀今之市井小人無不知爲此者其人固未嘗讀國策也好巧之智古今人心若合符節豈非生而具哉

譚忠智本宋策

唐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患之時幽州將譚忠使魏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俾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遂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按戰國策魏伐趙而徵師于宋宋不敢拒又慮惡于趙乃說趙曰宋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趙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魏甚悅曰宋人助我攻趙亦曰宋人止于此矣兵退難解德施于魏而無怨于趙二事正相類譚忠之智蓋本乎此

唐世縱囚事

唐太宗縱囚世皆知之若唐臨事人鮮知者臨初

雲谷尺牘
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當春農時臨白令請釋
歸耕約農事畢復就繫令不許臨便宜縱之皆如
期還臨由是知名屢遷大理卿高宗幸寺親慮囚
前官所斷者皆稱訴不已獨臨所斷無言帝怪問
之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旣非寃濫所以絕意
帝歎息久之囚遂見原則囚以承服而獲釋者乃
唐朝故事也此見于劉肅所撰唐世說而新舊唐
書惟載帝歎美不言原因未知孰是

溫泉寒火

陸機策問紀瞻謂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
不偏之明驗也世有溫泉何無寒火瞻不能對吾
代爲之對曰陽可制陰陰不可制陽月可受日光
日不可受月光此正如君得制臣臣不得制君之
義火制水而使之溫陰之從陽順也若水之制火
則逆矣直滅之而已矣火寧受滅不受制也故雖
有寒灰寒炭而無寒火火已亾矣灰炭魄耳漂蕩

沉沒亦聽之火不受也苟有一星之焰豈肯降革其性而爲寒哉此陰陽順逆之道理勢宜然推之君子小人之消息亦猶是也

韓文上宰相書

昌黎上宰相書自今有人生二十八年至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二百四十八字作一氣讀文太直礙此乃筆機滯澀處而中間九品之位其可望數語忽作俳調似詩似賦後生以爲佳境吾謂此皆韓文之類大槩此書機括不利開口引詩瓊瑣注釋無甚高論宜其不足動宰相也惟後三月十六所上之書引周公吐握事通篇皆有精采

三代社木

宰我對問社三代異木集注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朱子蓋以社有神靈所棲故必樹木以爲憑依然松栢之堅貞挺拔樹之可也若栗則又牙輪困高不踰尋丈且夏葉冬凋壽

多無過三五十年此何足樹也果是樹植之木則周社未屋其栗固在何庸問哉程伊川以用木爲神主良是今世刻主多用栢栗亦古遺制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尤爲明證

元元

容齋隨筆謂元元二字兩漢書多用之其雜引紀傳稱元元者凡五十一予按蘓秦說秦王日子元元臣諸侯則不始於兩漢矣元元解爲民字然元

帝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刑法志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匈奴傳元元萬民則元元非卽民也顏師古注元元或云善意語亦未協予謂元首也蓋以首會民如曰黎首之意重言元者首之多不可以一數也記此以質諸後人

落酥

洪光弼使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其林園一章謂茄爲落
酥容齋謂此名甚新記於隨筆今人稱茄皆日落
酥豈宋時無此名耶按酉陽雜俎錢王有子跛足
嫌茄音近癩故呼爲落酥然本草已有落酥之名
亦不始於諱跛也又按爾雅釋荷其莖茄其葉蘧
其本薺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薺
則茄自是荷莖在蔬類者徑當獨名落酥耳

馬援薏苡之寃

馬文淵慕義歸漢屢建奇勛歿身王事而卒蒙薏
苡之謗妻孥惶懼至不敢收葬固讒者之害然不
能不爲光武恨初援勸隗囂歸命稱帝開心見誠
濶達多大節同符高祖數語寔帝一生知己也雖
分在君臣當與骨肉同契豈孳孳與之競財利哉
夫用人者當論其功使嶠南不平雖無明珠文犀
亦罪旣二徵授首拓地數千里得戶數萬雖有明
珠文犀一車此何害於治哉帝聞謗而怒非怒援

雲谷圖說
之有也怒其有而不以獻我也當時權貴人亦疑其有南方珍怪望之而不敢言則帝之望於援者蓋亦與權貴人同其逐逐故一聞其有而遽怒之溪也彼權貴人固好利小人其望宜爾帝以開代之主富有四海乃欲分其於臣下不得則怒且溪又何以責唐德宋徽輩乎獨計援初稱帝濶達多大節今乃小量如此援九原有知當亦慚此言矣

五行衰絕字

洪景盧謂木絕於申故桫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圯字之訓爲岸圯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鍵閉製字之義昭矣吾因而推之木生於亥故爲核核者木所生也木旺於卯故爲柳柳者木之易榮者也木死於午故爲杵杵者斷木所爲也水沐於酉故爲酒沉酒之義也水病於寅故爲演說文演水長流水滋於源耗於流也水死於卯故爲泔

溲者瀦水也水養於未故爲沫沫者潰面養榮衛也土生於申故爲坤坤者生也然此皆附會穿鑿之語吾因其妄而謾言之耳其實於陽爲生者於陰爲死陽木絕於申矣陰木則胎於申也陽水絕於巳矣陰水則胎于巳也土同且金墓於丑火墓於戌景盧皆以爲衰則尤悞矣大抵字必求說斷斷難通此王介甫之所以困也

擬古詩

錢牧齋先生論滄溟集擬古樂府云如其寬之營新豐雞犬皆識其家寬所營者新豐也其阡陌衢路未改故寬得而貌之也今改而營商之亳周之鎬我知寬之必束手也此言最中擬古之弊夫刻楮雖工畢竟是玉而非葉宋人具此藝巧何不自出心裁剞製他物豈不卓然垂千古哉滄溟之肖與青蓮之不肖其譏則一矣不若少陵昌黎之不肖作爲高此固不刻楮葉者也

雲谷卧餘卷十六終

雲谷卧餘

卷十七目錄

房玄齡妻妒

古字

墓中蜃畫

元始重載之悞

韓文送孟東野序

朱子論蘓文

賈島推敲字

筆

子由古史

曹沫

西瓜

黃棘

天齊

連縣字

天資難移

陽城無後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雲谷卧餘卷十七

古歛張習孔著

房玄齡妻妒

唐書房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吾病革
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一目示
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乃國史異纂
云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
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妾媵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

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
令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
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
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齡由唐書言之則
夫人貞婦也由國史纂言之則夫人妒婦也何初
終易操若此不然夫人始以忘身殉玄齡所謂從
一之道推此以事親則養志之子推此以事君則
不二心之臣也故亦欲以此律玄齡耳苟無盧氏
之貞惟以淫悍而妒可乎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

古字

明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
厲凡俗之厲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
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坐不讀漢書
故也又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
吏笞之翼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

顏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予在刑部時於文書駁字俱從馬交同官以爲當從馬交予力辨之惜寓中置書不多苦無古本執證然予書必從古字吏畏譴累時私易之爲可恨也

墓中蜃畫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縑非楮乃畫于車螯殼上

乃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畫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

自畫法至此一句讀

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

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卽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王

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蜃輅戔戔江總陳宣帝哀
冊文云望蜃綵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哀冊文云
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
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
蛟龍侵犯之也

元史重載之悞

元史百三十一卷有完者都傳百三十三卷又有
完者拔都傳兩傳戰功事蹟官階賞賚年壽贈謚

皆同但前傳詳而後傳稍略後傳所無者家世丰
采樂善好古喜賢疾姦及降黃華射鵬禁私鹽數
事耳餘無不同兩人生平豈有如此巧合者此爲
一人無疑按洪武二年二月始脩元史至八月成
書惟闕順帝事三年二月復爲補輯至七月全史
成自古史家未有若此迅疾者也其譌紊宜矣

韓文送孟東野序

韓文送孟東野序後人議之曰序謂物不得其平

則鳴唐虞時皋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夔假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是非所謂不得其平也余謂韓公所謂不得其平者美惡皆有非獨謂輶軻攻射也如風之感水以及草木春之感鳥此豈有不善耶不過動之而已皋禹陳謨伊周迺主是皆中有所見動乎其天而不得已是以議論生焉動於美動於惡皆謂不得其平如曰有概於中耳當會意看

朱子論蘇文

朱子不喜蘇文每加彈駁然亦有失言處如論六一居士集序云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按蘇叙末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未嘗言似司馬相如也且詩賦特歐緒餘叙末帶言之耳篇中止言其繼韓愈而明道

亦未嘗及詩賦也

賈島推敲字

賈島詩句僧敲月下門初欲用推字鍊之未決引
手作推敲狀遇京尹韓公而不覺韓乃定爲敲字
然未明敲何以勝推後人以爲敲字聲氣較推爲
清亮耳余謂僧守戒律月下之門自是當敲不當
推蓋敲有聲響推則近暗昧非僧所宜如此解似
爲得之然島引手作勢第揣其情狀亦未必思及
有聲無聲也余又思之島何必定用僧字此字亦
欠秀雅何不曰人歸

筆

世稱秦蒙恬造筆然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孔子
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爾雅曰不律謂之筆筆不
始於秦矣崔豹古今注引牛亨問古有書契便應
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恬始作秦筆耳
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竹管

也然予猶疑之管之竹木毛之鹿兔其差有幾而
遂歸始功於恬乎後世造筆有用鼠鬚用猩猩毛
者矣亦可與恬同功耶余觀事文類聚程泰之曰
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墨斗竹筆故其字從
竹此言得之矣古用漆書毛豈能濡漆言竹者不
可易也又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加諸砥可乎筆
而用砥尤徵是竹不然今筆之用毛功於竹若古
有毛筆製字當從毛矣江覺卿對問編曰水經注
孔子廟前有硯一枚云平時物也非筆硯何爲哉
覺卿亦以筆爲毛穎用硯以濡耳予并謂安知硯
非貯漆物耶大抵古器之變也有漸墨始以漆後
變以石煤又變以松烟以桐膏烟墨變而筆亦隨
之矣然不能悉究其爲何時也

子由古史

蘇子由作古史於本紀世家中獨取一二大事論
之餘不槩叙此最得古人筆意文之高老者在此

如夏本紀則論傳子郊鯀秦始本紀則論封建晉
世家則論文公悼公之霸齊太公世家則論管仲
宋世家則論襄公之非仁義田敬仲世家則統論
六國安危大勢以彼諸國皆更歷數百年主之賢
愚政之治亂年之延促使皆一一敷叙無遺成何
文氣乎此世俗之歷年圖與各朝捷錄其冗弱可
厭政坐此也今贈人文字亦然舉一人之生平無
一不叙惟恐或遺文安得佳使只撮其生平一二
高致極力發揮其餘官階庸行略一點過便已則
文自有精采

曹沫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左氏傳無曹
沫劫齊桓事公羊高始言其略至戰國若魯連之
屬時復稱引太史公據此乃詳列於刺客傳中蘓
轍以爲誣于古史獨刪沫事其論曰莊十年敗齊
師于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安得謂三戰三北又言

曹沫卽曹劌長勺之役問所以戰蓋知義者也豈肯以其身爲刺客故斷以爲事之必無余謂此不足證也春秋之詞年世久遠其間所畧者有矣如夫人姜氏旣孫于齊矣乃後屢書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于穀再如莒則姜氏旣孫不知曾幾何時而卽復歸于魯也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而先此未書其出杜預謂國亂史失之是也由此言之春秋紀事不能無所遺明矣不特郭公夏五也安知長勺之前長勺之後曹沫更無戰齊之事乎且公穀皆周人必有親得于見聞者豈有無其事而鑿空撰出者乎至謂沫爲知義不當爲刺客之事夫刺客之稱史遷加之耳迹沫所爲其辭直其氣壯非以趨捷擊刺爲技者也後人若藺相如樊噲於兩君之會皆直辭壯氣以伸國體明大義豈亦刺客流耶轍以此爲斷尤其踈矣

西瓜

洪忠宣使金著松漠紀聞載西瓜事謂得種歸薛之禁圃鄉園矜爲創見王元美引此以爲靖康前中國未有西瓜云楊用修丹鉛錄曰胡嶠陷北紀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今考五代史記嶠出迤北踰辭鄉嶺渡黑水又行數百里始食西瓜聞是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未云以種入中國也豈用修所記又出別本耶予謂古雖未有西瓜之名然攷

魏劉禎瓜賦藍皮密理素肌丹瓠陸機瓜賦或攄文以抱綠或披素而懷丹張載瓜賦玄表丹裡程素含紅若香瓜甜瓜之類未有紅瓠者則中國自古當有西瓜也用修元美極號多識而吾鄉江覺鄉亦博雅士引楊王之說亦復載梁武痛任昉而投綠沉瓜事三家考證似謂無遺論矣乃不知上參禮記何耶按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棗所操蓋西瓜體圓中虛截爲數段其形如環手操而食盡

中之紅瓢而棄其操者正西瓜也他瓜皆薄去其皮而食肉未有食中而棄所操者以此爲證豈不較明於綠沉乎洪之創見或前代此種未廣耳然洪不知茄爲落蘇則不識西瓜又未足異

黃棘

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朱子解黃棘爲棘有芒刺丹鉛錄引薛符溪云秦楚嘗盟於黃棘

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注非是予觀上下文氣是屈原欲乘光躡景以黃棘爲驅策而追介子伯夷也曰借曰施曰求曰見皆原自指若依薛解四句文氣作何通貫古文字句有偶同者如國策張孟談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後云耕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前負親爲地名後負親爲背負約親文在數句之內而義各不同如此今以楚詞之文偶同於史策

遂害辭而牽合之則升菴好竒之過也

天齊

宋禮志真宗朝加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南嶽曰司
天昭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西嶽
曰金天順聖四嶽皆天字在下而東嶽獨曰天齊
後世因之亦不解其故第以爲崇奉之辭其義不
過與天相齊耳偶讀漢書郊祀志乃知其由蓋東
嶽在齊地郊祀志曰齊之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天

齊爲八神將之一其祠居臨淄南郊山下

最下之處

者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顏注曰謂與衆神異如
天之腹臍是天齊之稱始此而齊之名國取義亦
竒矣

連縣字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楊升菴
曰五言詩用四連縣字前無古後無今余觀高季
迪對雪作滿江紅有云窓竹裡似風非雨蕭颼騷

雲在野食
屑一句四字皆用連縣語亦奇俊然皆自國風輶
轉反側來是商周間已有之矣又朱子集傳云輶
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過側者轉之留
以韻語作注疏殊有古致附記之

天資難移

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自非然者無不可移
愚謂聖人之所謂可移者行也然有不可移者才
也今夫貪者可勉而廉淫者可勉而貞暴者可勉

而平佞者可勉而訥此行也權在人者也若精神
之壯萎膽氣之勇怯識見之宏卑聰明之敏鈍此
才也權在天者也人之所資於天苟處其不足雖
聖人無如之何矣偶讀陽城傳山東節度府閭城
高義遺城五百縑城不獲辭置之不發會里人鄭
俶貧不能葬親城以縑助之俶感其義願請爲奴
城曰子無庸爾也能同我學乎俶泣謝從之然不
能通城爲更徙遠阜俾俦其習終不通如初慚恨

縊死城之心甚善若俶自揣固奴才也是以欲以力役爲報耳觀俶志節其致力於學者豈有遺乎而資適限之終不可強悲夫然俶以死而謝天之儉於賦可謂奴才而士行者矣是聖人之所謂可移者也

陽城無後

陽城傳載其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

亦不娶遂終身及城遷國子司業時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夫不孝不大於無後城豈不念祖父乃忍於兄弟皆不娶以斬其宗乎禮記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言子婦均承宗祧體有並重雖不幸而老年喪偶猶必繼娶城世爲官族又長子也居大夫之列主宗廟之祭

而主婦不備祀禮墮闕平日所讀何書乎雖有他
賢行不足贖矣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